

華夏導報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月十日創刊 第一八八六號 校刊 非賣品 社址：中國文化學院 編輯室電話：八六一〇五一

創發社主 辦發行 人長社編 張潘石謝長 其維文春關共 和濟明室係學 心動活生學行

社團總檢成績評定

特優幹部記功獎勵

未送檢者六月一日聽候補檢

(本報訊)六十六學年度社團總檢，經課外活動組分四次八梯次審慎評選後，各類優勝及未送檢社團公佈如下：學術性社團：特優兒福學社。甲等：韓文、政治、經濟、印刷、園藝、土資、體育等學社。未送檢社團：法文、舞蹈、民族音樂社。研究性社團：特優弘道社。甲等：智社、演辯社、天文社、大陸問題研究社。未送檢社團：孔孟研究社、書法社、歌詞歌曲創作社、華人問題研究社、道德重整社。康樂性社團：特優合唱團、插花社。甲等：西洋樂社、他社、土風舞社、漁藝社。未送檢社團：技藝社、棋氣道社。綜合性社團：特優華岡社會服務隊

面報告。另，為嚴格執行社團受檢制度，及維護社團素質起見，課外活動組決定本年度撤消下列三社團：中日問題研究社、棋氣道社、華人問題研究社。

同濟社 (本報訊)六月四日，同濟社於天母聖道育幼院，舉辦愛心園遊會，歡迎校內同學報名參加攤位登記。有意查詢者請於每日中午十二點半至一點，至社團聯合辦公室洽詢。

愛心園遊 (本報訊)六月四日，同濟社於天母聖道育幼院，舉辦愛心園遊會，歡迎校內同學報名參加攤位登記。有意查詢者請於每日中午十二點半至一點，至社團聯合辦公室洽詢。

暑期住校 (本報訊)訓導處表示，本學期暑假住校申請自六月五日起開始受理，至十五日截止。

事求人 (本報訊)台東某工廠現徵求「建築工」科教師乙名，凡本校建築系畢業校友，請携履歷表至大恩館五樓學生會洽詢。(另某資料出版社亦徵工讀生十名。)

空手道錦標賽中 (本報訊)本校空手道代表隊，於五月廿六、廿七日，參加國際獅子杯空手道錦標賽中，榮獲大專A隊團體冠軍、大專B隊團體冠軍、個人組冠軍、亞軍及團體精神總錦標與三面個人精神錦標，成績優異。

本校獲多項榮譽 (本報訊)本校空手道代表隊，於五月廿六、廿七日，參加國際獅子杯空手道錦標賽中，榮獲大專A隊團體冠軍、大專B隊團體冠軍、個人組冠軍、亞軍及團體精神總錦標與三面個人精神錦標，成績優異。

四八年次役男繳歸屬證明書 (本報訊)訓導處表示，本院各年級的四八年次役男學生，於六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時，須繳役男征額歸屬證明書，否則不予完成註冊手續。至於役男征額歸屬證明書，請自行向役額所在地區或鄉鎮公所申請。

還本時間 (本報訊)據教育部表示，高中以上學生助學貸款償還本息時間，男生應征服常備役或預官役者，仍按原規定自服完兵役後滿半年起開始償還。如係投考軍事學校或專修科(班)服志願役者(包括男女生)，一律延至畢業或訓練結束後官後滿二年開始分期償還。

堅所組成的文化A隊勇奪團體組冠軍。李賀倉、王文玉、李其、劉文正、連仁、張靖宗及謝璇璣獲得。本校空手道代表隊由陳銘堯、領隊、教練為林聰憲、社長鄭茂森、副社長陳寶樺。

「相思燈」一曲，彈奏正令人出神之際，突然「砰」的一聲，吉他的第四條弦斷了，全場觀眾不由得一驚，抬頭瞪眼，只見他伴若無事繼續彈奏，觀眾才鬆了一口氣，虛驚一場。從「雨夜花」開始，蘇昭興又加入自彈自唱，那深涵感情的歌喉在美妙的吉他的伴奏下，使每個音符更接近觀眾的心裡，咸感相印。最後第三首「王昭君」，千變萬化，從吉他的聲中轉變成古箏、皮鼓、琵琶等不同的音調，祇見他的手指輕觸慢撥，竟是萬聲俱備，宛若一個演奏團。在觀眾的要求之下，蘇昭興又彈奏了西班牙鬥牛、桂河大橋等七個曲子，演奏會一直在他曼妙的弦音中持續了兩個半小時，最後以一首「小小羊兒哭回家」作為結束。(張義宮)

「相思燈」一曲，彈奏正令人出神之際，突然「砰」的一聲，吉他的第四條弦斷了，全場觀眾不由得一驚，抬頭瞪眼，只見他伴若無事繼續彈奏，觀眾才鬆了一口氣，虛驚一場。從「雨夜花」開始，蘇昭興又加入自彈自唱，那深涵感情的歌喉在美妙的吉他的伴奏下，使每個音符更接近觀眾的心裡，咸感相印。最後第三首「王昭君」，千變萬化，從吉他的聲中轉變成古箏、皮鼓、琵琶等不同的音調，祇見他的手指輕觸慢撥，竟是萬聲俱備，宛若一個演奏團。在觀眾的要求之下，蘇昭興又彈奏了西班牙鬥牛、桂河大橋等七個曲子，演奏會一直在他曼妙的弦音中持續了兩個半小時，最後以一首「小小羊兒哭回家」作為結束。(張義宮)

(本報特稿)「encore!」!「encore!」!台下觀眾熱情洋溢的再三要求，如雷掌聲四處不停的併起，連續高達五次，「encore!」與蘇昭興的琴韻再度光臨華岡。廿五日晚上七時，由吉他社、聆音社在華風堂舉辦的「蘇昭興吉他演奏會」，爆出席無虛席，擠得華風堂水洩不通的場面，給華岡音樂季帶來了一次高潮。有「東方吉他王子」譽稱的蘇昭興，宿負盛名深得青年朋友的歡迎，此次演奏會未開場即先轟動，當晚華風堂如車水馬龍般，人山人海，許多人不得其門而入，圍聚在各個進口處擠成一團，伸頸踮足以佔一席之地，更有欲瞻廬山真面目的觀眾，不惜在台下附近地板就地而坐。同學們一再encore，不願離去，頓時整個華風堂陷於吉他的狂熱中。演奏會分為西方樂曲和中國樂曲兩部份，西方樂曲有銀波、愛之喜、和拉姆斯第五舞曲、愛的羅曼史、荒城之夜、夢幻曲、西班牙小夜曲、探戈舞曲等九首，純以吉他彈奏演出。捲捲的頭髮，適中的身材，蘇昭興身著燕尾服，在燈光的襯托下，顯得格外瀟灑飄逸。其中一首東方舞曲，抑揚頓挫入耳動心，聽似有鼓聲在場，又有鋼琴伴奏，但祇見他一把吉他在手，恍若就有五音十律似的，全場觀眾莫不鴉雀無聲，全神聆聽，陶醉在悠揚的琴韻裡，待他彈畢，熱烈的掌聲立即從全場四處爆起。中國樂曲部份有思鄉曲、相思燈、飄零的落花、孟姜女、雨夜花、望你早歸、吟詩、燕子、她的秀髮、苦相思、王昭君、馬車夫之歌、掀起你的蓋頭來等十三首。蘇昭興改換一套中國功夫服，在台上變得斯文了許多，別俱東方色彩的他把中國功夫，與演奏曲恰好相輝映，在中國樂曲演奏上，他把中國古樂裡的琵琶曲、古琴曲、戲曲、各地民謠及近代的中國藝術歌曲，編寫成吉他演奏曲，更重要的是他創作了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吉他新曲，在技巧上融合西方古典吉他與東方中國樂器的指法，加上他所自創的，處理成一種為現代人所能接受而帶有濃厚東方氣息的吉他音樂，確立獨樹一幟的風格。

「相思燈」一曲，彈奏正令人出神之際，突然「砰」的一聲，吉他的第四條弦斷了，全場觀眾不由得一驚，抬頭瞪眼，只見他伴若無事繼續彈奏，觀眾才鬆了一口氣，虛驚一場。從「雨夜花」開始，蘇昭興又加入自彈自唱，那深涵感情的歌喉在美妙的吉他的伴奏下，使每個音符更接近觀眾的心裡，咸感相印。最後第三首「王昭君」，千變萬化，從吉他的聲中轉變成古箏、皮鼓、琵琶等不同的音調，祇見他的手指輕觸慢撥，竟是萬聲俱備，宛若一個演奏團。在觀眾的要求之下，蘇昭興又彈奏了西班牙鬥牛、桂河大橋等七個曲子，演奏會一直在他曼妙的弦音中持續了兩個半小時，最後以一首「小小羊兒哭回家」作為結束。(張義宮)

「相思燈」一曲，彈奏正令人出神之際，突然「砰」的一聲，吉他的第四條弦斷了，全場觀眾不由得一驚，抬頭瞪眼，只見他伴若無事繼續彈奏，觀眾才鬆了一口氣，虛驚一場。從「雨夜花」開始，蘇昭興又加入自彈自唱，那深涵感情的歌喉在美妙的吉他的伴奏下，使每個音符更接近觀眾的心裡，咸感相印。最後第三首「王昭君」，千變萬化，從吉他的聲中轉變成古箏、皮鼓、琵琶等不同的音調，祇見他的手指輕觸慢撥，竟是萬聲俱備，宛若一個演奏團。在觀眾的要求之下，蘇昭興又彈奏了西班牙鬥牛、桂河大橋等七個曲子，演奏會一直在他曼妙的弦音中持續了兩個半小時，最後以一首「小小羊兒哭回家」作為結束。(張義宮)

「相思燈」一曲，彈奏正令人出神之際，突然「砰」的一聲，吉他的第四條弦斷了，全場觀眾不由得一驚，抬頭瞪眼，只見他伴若無事繼續彈奏，觀眾才鬆了一口氣，虛驚一場。從「雨夜花」開始，蘇昭興又加入自彈自唱，那深涵感情的歌喉在美妙的吉他的伴奏下，使每個音符更接近觀眾的心裡，咸感相印。最後第三首「王昭君」，千變萬化，從吉他的聲中轉變成古箏、皮鼓、琵琶等不同的音調，祇見他的手指輕觸慢撥，竟是萬聲俱備，宛若一個演奏團。在觀眾的要求之下，蘇昭興又彈奏了西班牙鬥牛、桂河大橋等七個曲子，演奏會一直在他曼妙的弦音中持續了兩個半小時，最後以一首「小小羊兒哭回家」作為結束。(張義宮)

我們期待著您的掌聲

國劇二王祖壽

一、三月天裡一個星期五的下午，系裡幾位主修花臉的學生和孫元坡老師擠在身後教室旁的小房間裡上著課。開學未久，大夥與級都還很高，由孫老師操琴，幾個人挨個兒輪流調段嗓子；間歇時，孫老師以那國劇伶員所特有的迷人的腔調漫說些當年故都盛事，小小房間裡洋溢的氣氛所帶給人底感受似如窗外遠山那樣地綿延深長。

老師垂著眼，一段二簧原板從手指間源源流洩，「：老臣我年邁如霜降：」一位同學正進行著「萬花亭」，有的人輕輕跟和著，有的則用腳輕踏著拍子，不知多久了，窗口上的臉卻沒有移去的意思。「會不會是要找我不意思敲門進來？」我心裡這樣一想，就起身過去開門探頭問：「請問找誰？」「你不要我幫你叫？」，琴音如雷貫耳，我不得不扯著喉嚨喊：「不：不是，我只是想：想聽你們唱：」他喘喘著說道：「你可以告訴我們其他術科上課的時間嗎？」我的心倏地從胸腔提到了喉頭，如何盡到使每一位流連在這項藝術門前的有心人舉步踏進門來的一份責任感使我緊張。掩上房門，穿過一片鏗鏘鏘鏘華岡藝術學校同學們借用來上鑼鼓課的教室，拐個彎，我們踏上大仁館四樓的陽台，信步停靠在那古式雕花的水泥欄干旁，對面那一大片有著深深淺淺、忽墨忽青底山峻這會兒和我們似乎更親近了一層。

「你唸哪系？」我問。
「機械四。」在他清癯的臉龐上綻著笑容。
「機械？你唸工的怎會喜歡國劇？」話方脫口，才頓覺問得有多驢！因為在大學聯招的分發制度下，所學非所好，所好又不得唸原是十普遍的現象啊！果然他回答了……
欄干旁一座古中國式建築屋頂下，是我們的練功教室，從這裡過去它的外貌是俗綠綠的瓦蓋，大紅的屋簷和艷黃的窗櫺所組成的，這些色彩雖顯刺眼，卻似與中國的戲劇關連甚密，當我轉動這個念頭的時候，便彷彿已置身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的鑼鼓聲中，一件「綠」蟒袍在「黃」帷幔前的一刻啊！因此，每當我們換上練功褲，在多麼令人感泣的一刻啊！因此，每當我們換上練功褲，在多麼令人感泣的一刻啊！因此，每當我們換上練功褲，在多麼令人感泣的一刻啊！

「放下；反雲手，注意眼神、手要圓；跨虎，預備：做！——蹲下；起，好。往左邊走一點，前弓後箭，做！——把後眼伸直了，膝蓋不能彎；三環手托月，來，錯了！不是三環手起霸過程，來，重新來；雙飛燕，開始，預備！跳！再來，好。拿棍子，叉開站，皮猴，右手累了換左手，慢……快……；練提槍花；大刀花也來一遍；提柳花；小武套，么二三肘；……汗水點點浸透了衣背，煩重的操作使得手也痠了，腿也麻了，一個個不禁叫苦連天。但是，如果屬於傳統中國的一片瀚海能化作無數小河涓流向綿遠深長、能夠在

這一代青年身上留下潮印，那麼這些辛苦又算什麼呢！
「我唸到四年級，才突然發覺我們設這個系的重要。」他說話的時候，雙眼定定望著對面似遠又近底青山，以一股令人無法抗拒的語氣強調：「必須要坚持下去！」
我們後來何時分手，我又是怎樣回到教室去的細節現今已不復記憶。但是，我永遠難以忘卻聽完大家吊嗓後一步跨出小屋時看到的情景：在那陣鏗鏘喧天的敲擊聲裡，只見他雙手搥著耳朵，站立在身穿制服的藝校同學旁邊，聚精會神地盯視老師手裡的那面小鑼，口中還跟著鑼鼓節奏唸唸有聲著。忽然，有掌聲自心底升起，在中國戲劇寂寞又漫長的道路上，這個掌聲雖然微弱，但對我而言，它所具有的鼓舞力量卻是如巨鑼聲響般地刻骨銘心！

二、五月三日是「中國戲劇週」的第三天，下午兩點多鐘光景，一輛小貨車悄然停靠在大仁館前，「孔子大道」上似乎沒有多少人注意到它的來臨。我們幾個人幫忙司機從車上抬下一根根長條形木樁、一塊塊厚實的長木板，以及一箱箱笨重的鐵皮大箱子，不一會兒，大仁館前石階上已搭起了座小型的台子來，隨即兩張墨迹未乾的海報被張掛在台前的木樁上迎風晃盪著：「布袋戲演出！綠牡丹，今晚七時正。」
六點四十分，大地已披起了黑袍，前來搬演的阿伯們去吃飯還未歸返。台前三三兩兩的人影幾乎都是同系的熟面孔，有的調理著相機，有的忙進忙出在接電線，忽而一群手裡抱著書不相關的女生一陣風般自館內捲出，瞥見了戲台子。
「在這裡演戲呀？」其中一人發出驚哦，我們趕忙說明這是最原始的演出型式，並且這齣戲是難得一見用純正北管來演唱的，絕不同於一般街頭或電視上的布袋戲，而搬演時間也快了，請各位留步欣賞。

「什麼！布袋戲呀？國語的還是台語的？」另一人相繼發出驚嘆。
「台語的聽不懂。」剛說了個字，一群人再度風也似地步下台階揚長而去了。
台前的布幔上，幾個圓圈裡高掛「台北真西園」。七時正起，台前燈光一亮，大夥不禁發出一陣歡呼，台後鑼鼓開始響起，聲音確實夠大，吸引來了一批觀眾。鑼鼓持續著。七時五分，鑼鼓忽地轉急，驟而嘎然停止。過後，戲台上擺出一把造型十分獨特的椅子；人物開始登場，舉手、投足、整冠、走台步，在在唯妙唯肖、細膩動人；朱洪溫手裡不停搖著紙扇，繞場一周後坐在椅沿上，開始說話了。七點廿八分，戲台上再添一椅一桌，三人物一齊登場，其中一綠衣黑鬚者，唱數句，一個一八〇度的轉身，眾隨下。七點卅八分，台上兩派人物纏鬥著，其中一人突凌空翻起，隨著觀眾的驚呼躍入「樓頂」窗口而去，一時叫好聲、鼓掌聲不絕於耳。
下午在座談會上，老阿伯比手畫腳地敘說前塵往事，他那佈滿皺紋的臉龐流露著孩童般底真情。老阿伯說，從前布袋戲師傅要學喜怒哀樂各種發聲，要練就手勁靈活，還要具備各行各業的日常對話用語，譬如入京趕考，考官考生之間的問答，肚中必須要有真材實料才能文詞典雅、對答如流，再加

上演出時必須配合著文武場鑼鼓點子，絲毫差錯不得，老阿伯形容說：「簡直比考大學還要艱苦！」，「哪裡想像現今的布袋戲，唱片放落去，三教九流青榮學學一個禮拜都可以搬演啦！」
「呃！好哦！」又一道喝采聲爆開來，白日裡可能捧著愛因斯坦、莎士比亞的人們此刻在野台前如醉如癡著，老阿伯隱身台後又說又唱，兩手不停地操作，演至激烈處更忘情地用腳蹬一下地板以增加「音效」，而原本擺放在木箱中的人兒在這一瞬間也都活生了過來，盡情地散放著生命底光芒。是「根」在呼喚他們吧？忽然一記掌聲自心底響起，在中國戲劇寂寞、漫長又逐漸凋零的路途上，這個掌聲所帶給我的鼓勵是永遠沒有退色的！

三、「人」到齊了沒有？到齊了我們就開始。」，「遇后龍袍」的排練場裡，馬元亮老師手執煙斗這麼問著王助教。
第九屆華岡藝展國劇公演即將於六月一日在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登場了，這是系裡一年一度的盛事，從渡完春假始，所有的排演都進入了緊鑼密鼓的階段，同時今年為籌募中國戲劇發展基金，演出時將公開發售門票，這是歷年來所沒有的，組織上下，每一個人的心情都是十分忐忑，因為「一票房紀錄」等於是在現在大家面前的成績單，而每個人都有著強好勝的榮譽心，演練的時候自是敢掉以輕心。這時偌大的一間教室裡四週圍滿了人，中間一塊空地擺上了一桌兩椅，一齣平劇的舞台已經呼之欲出了。「來！龍套，站好了來，大大監、小太監、包拯、王延齡、小王，上！」王助教執簿點人，馬老師在場子裡叫喚著：「第二場！」
四龍套和四大監魚貫入場站成一列，一年級的學弟們初次登上傳統藝術的舞台，雖牽串龍套，走起位來總顯得不夠靈活，馬老師不厭其煩一遍遍地排練著。那天，臨演排時，在華風堂龐大的舞臺上，馬老師和孫元坡老師為求走位上的美觀，把我和飾演包拯的同學喊過去作臨上場前的一次最後修正。我們知道在國劇廣浩的表演領域裡我們僅得皮毛，平日學科的課程也繁重，再加上沒有什麼舞台經驗，因而擔心演得不好。孫老師以堅定的口吻，不急不徐地鼓勵著：「最重要要沉得住氣，就像打籃球一樣，最後幾分鐘雙方比數十分接近，你一緊張抓到球隨手一扔就要輸了，能沉住氣，別人慌你不慌，還有什麼好困難的？」一時間我竟生出了無比的信心；而去年「挑滑車」一劇成功的印象也深刻在腦海中不時地鼓勵著我們，隨著一聲「高龍已死！」落幕後全場觀眾起立鼓掌致意的情景，使人覺得雖然中國戲劇的路途漫長而又寂寞，但路的盡頭終究不是沒有曙光的。我們有勇氣在充滿荆棘的路徑上舉步向前，也希望您們在路上，當我們走累了，停下來休息的時候，能夠給我們一些鼓勵，藉著鼓舞的力量使我們鞭策著自己再舉步向前走下去。

朋友，此刻我們正期待著您的掌聲！
（本文由於篇幅所限頗多刪節，全文另收入藝展國劇公演特刊中。該特刊由本文作者編輯，僅收工本費，請洽國劇組辦公室。）

（本文由於篇幅所限頗多刪節，全文另收入藝展國劇公演特刊中。該特刊由本文作者編輯，僅收工本費，請洽國劇組辦公室。）